

airiti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 第一一六期 | 2020年8月 | 217-228頁

左異聲響

你是「在地人」還是「計畫人」？
管中祥*

A Resident or a Project Manager?
by KUANG Chung-Hsiang

* 服務單位：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
通訊地址：621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168號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
E-mail: benlakuang@gmail.com

我常跟何東洪開玩笑，說我這個計劃是在做你應該要做的事。¹我們這個「重構大學路計畫」大概只是邱毓斌的計畫預算的四分之一，因為USR計畫分為A類、B類、C類三種，我們屬於規模最小的A類。

當初「重構大學路計畫」能夠成行，某個角度來看算是「硬湊」的，我們是在前年的12月下旬提案的，我是11月才被找進去計畫團隊中。新校長剛上任時很強調各系的研究成果、KPI，所以一開始他與我們系的關係並不是太好，因此我會被找去一起參與這個計畫，有點訝異，也許就像邱毓斌剛剛講的，他們需要在計畫裡，安排一個與社區、社會可能比較接近的角色，這樣整個計畫才能更接地氣，也比較容易拿得到補助。

我們團隊包括副校長在內共有五位老師，「副校長」的角色是要突顯校方非常重視這個計畫，許多學校都有類似的安排。除了副校長與我，還有法律系、中文系、生醫系的老師。

這個計畫的名稱是「重構大學路：認識、認同與共同行動」，為什麼叫「重構大學路」？剛剛有提到，許多USR的計畫都至少選擇進入一個社區，但我們的名稱連社區都沒有，就是一條路，但這一條路當然會與它延線及周圍的環境有關係。那為什麼要叫「重構大學路」？道理很簡單，很多大學前面都有一條路，那條路通常不是叫「大學路」就是叫「學府路」，這非常有意思，我們在想，憑什麼這條路要叫大學路？在大學來之前，這條路又叫做什麼呢？如果原來不叫大學路，卻因為蓋了一所大學而把它原來的路名都改了，那對當地的人的生活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

1 何東洪（輔仁大學心理系副教授）是本場閉幕論壇的主持人。論壇當場的對話如下。管中祥：「我常跟何東洪開玩笑，說我這個計劃是在做你應該要做的事。」何東洪：「對，每次都說我是離鄉的，結果他本來是從台北下去的，所以他說幫我完成在家鄉做的東西，其實我這幾年年紀慢慢大了也想回去，可是就是回不去，工作沒缺，然後中祥剛好從台北到中正大學去，就待在民雄，所以他比我更像民雄人。」管中祥：「對！我都是說，我都在幫他贖罪，因為他不愛他的家，幫他愛一下。」

其實計畫命名的初衷非常簡單，就是大學憑什麼把大學前面那條路叫做大學路？大學路究竟是誰的大學路？

過去我們學校就曾經與社區發生過一些有趣的衝突。學校的地址原本是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陳厝寮160號，但突然間學校地址改成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168號，你會發現許多大學的地址不是在1號就是168號，那條路連號碼的好處都被佔走了。那時，村長就跑去學校說：「你為什麼改我們的名字，為什麼要把『陳厝寮』這個很本土在地的名稱拿掉？」學校給村長兩個回應，一是說「陳厝寮」這個名字太鄉土，第二個是因為學校要國際化，「陳厝寮」這三個字不好翻譯。這其實是很非常有意思的衝突，因為它背後反映出校方站在什麼樣的價值立場？以及如何看待對方？

不過，我們的學校也不是不懂飲水思源、不與在地互動。例如，有些計畫或課程會帶學生進到社區進行社區照顧、陪老人家聊天。學校的校地有一大部分是附近的五穀王廟捐的。學校三十週年校慶時的其中一個活動，就是請五穀王遶境，引起非常大的轟動。前一任校長頒贈榮譽博士給五穀王，表達敬意，媒體有很大的報導。但後來我聽村民說，捐贈儀式當天本來是有一批村民要來學校抗議，為什麼呢？他們說，因為我們的五穀王是神，你為什麼給它穿上人的衣服，而且還給他穿黑色的？

你會發現，學校對社區並非沒有心，可是實際上，對在地的理解卻非常有限，那個有心也是來自於自己本身覺得說：「我們應該怎麼樣做，他就應該怎麼樣」，一種以大學為中心的思考心態，而非真正了解在地，站在平等的位置上共同合作，所以產生的問題非常非常多。所以大學社會責任最基本的是要讓學校自己先改變，改變對社區的態度、改變知識份子的習癖、改變對社會的認識。

但是光是要改變大學這部份都沒有那麼容易，我常開玩笑說，如果每個學生與老師都不走出校園、走進社區，他就是住在「天龍國」，

每個大學的本身都是「天龍國」，特別是鄉村型的大學，每到禮拜四晚上都會出現「逃難潮」，學校的公車亭通常大排長龍，因為大家要離開這個地方，這裡對很多人來說，實在太偏僻、太「鄉村」了。

所以我們就得進一步思考：該怎麼去重新建立大學與社區的關係？可以透過那些歷程或步驟？而這就與計畫的副標題——「認識、認同與共同行動」有關。

第一個是基本的「認識」，認識之後你才有可能去認同，有了認同，才有可能產生共同行動，所以我們會從基本的認識開始。例如，學校常常發生很多車禍，大部份的車禍是學生與村民之間的衝突，像我的鄰居就被學生撞死了。過去校方大多是做交通安全宣導，也做了不少。不過，我們在想，如果這個村子住的阿公、阿嬤就是你的家人，你騎車自然就會騎得慢，因為你不認識村民，甚至不認同，你跟它沒有感情，就很容易以自我為中心。這樣就算再多的交通安全宣導，心中無鄉民，騎車還是很慢，未必會有太大的意義。

計畫一開始我們先辦一些講座和活動暖身，其中一項是「民雄印象」徵文比賽，希望大家談談對民雄的認識與情感。第一年的成績揭曉，第一名從缺，只有二、三名與佳作一名，共三件得獎，為什麼會從缺？因為報名只有四件，沒有入選的是因為他寫他自己的愛情故事，跟民雄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所以沒能入選。第一年報名的件數非常少，我們在想，會不會是大家對民雄不太熟？若是這樣，能寫出什麼民雄印象？大概只能寫「民雄鬼屋」、寫愛情故事之類的文章。計畫執行後，開設了相關的課程，舉辦不少講座、活動，第二年辦徵文比賽時，投稿件數大概增加了五倍，有不少人是參加過我們的課程或活動，也有在地人，雖然總量並沒有多多少，但至少表示有更多人參與。

我們也到村子裡舉辦工作坊，活動之前會先進行一些基本調查、拜訪鄉民，這些調查比較偏向文史調查，為什麼？因為我們的資源條件有限，所以從最基本的在地文化與歷史做起。其實很有意思的是，

大學明明對社區不太了解，政府卻要大學去服務在地，盡社會責任，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們在計畫裡也不會寫要為社區帶來什麼樣的改變、提供什麼樣的協助，我覺得基本的工作應該要先去進行所謂的文史調查、社會調查。我們明年假設有申請到經費，我們就開始去做社會調查，這會變成是我們計畫的一部份。但前兩年因為我們的人力有限，以及我們組成的關係，只能做一些基礎的文史調查；但是說實話，這些工作其實也已經做不完了。

除了文史調查，我們也架設網站，網站就等同是資料庫。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與建「資料庫」非常有緣。讀博士班的時候，我與成露茜、郭良文，還有世新社發所建立「大文山傳播與發展資料庫」。而「公庫」（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一開始也是資料庫，要「典藏」社會運動。所以進行這個計畫時，自然就會想到要建立資料庫，希望能系統性建制跟保存在地的文史。我們把調查資料、學生的作品放在資料庫裡，民雄地方社團過去出版的在地人物相關書籍，也同意讓我們把出版品數位化，並進行新的內容修正。這些資料放在網站，並轉發到在地的臉書社團與更多人分享，讓鄉民及學生可以了解在地的文化與歷史。

我們也開設了「民雄學·學民雄」的課程，讓同學能開始有系統地認識在地，我們的課程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宗旨就是：「以鄉民為師、向鄉民學習」。我們邀請的課程講師基本上以鄉民為主，學校的老師主要是輔助、引領同學的角色，我們會教一些簡單的調查法、如何進入社區、如何跟社區一起工作。課程教師及助教群在開課前就找鄉民一起組讀書會，我們第一年有五位助教，其中一半以上都是鄉民，是當地二、三十歲的年輕人。這些鄉民是帶領我們認識社區、進入社區的引路人，也是我們的老師。開課之前，我們跟鄉民一起完成民雄導覽地圖，先實地走訪、認識在地。課程中，鄉民助教也是我們的導覽員，和學生一起走在民雄的巷弄裡。

「民雄學」最基本的課程內容是帶同學走踏民雄，走在民雄的道路

上。你大概很難想像，很多同學到大學來，卻從來沒有走過民雄市區的巷弄，甚至連我們學校所在三興村裡面的巷弄都沒有走過，對他們來說，走在這些路上是非常非常驚奇跟驚喜的，也才發現原來這個被認為「好無聊」、「鳥不生蛋」的地方，竟然有很多有趣的歷史痕跡，有多元的文化文面貌，而不是只有鬼屋、鳳梨跟肉包。例如，何東洪他們家就是開戲院的，但這家戲院已經不見了，民雄過去有七、八間酒家，那表示這裡曾經是非常、非常繁華的，還有一百多年的菜市場，與許多其它地方少見的美食文化。有些東西你現在完全看不出來，所以我們就與在地的朋友一起把這些文史資料整理出來，開始去做在地的導覽及建制資料庫。

「民雄學」第一次的期末成果展在民雄長老教會舉辦，這是一個有一百多年歷史的教會，教會的牧師當年參加過520農民運動、拉掉吳鳳銅像，也幫助許多民主運動的後勤支援，他看了我們做的事，而且還要「向鄉民學習」，半開玩笑地說我們在搞革命。期末成果展邀請鄉民參加，向鄉民報告同學們的調查作品，許多鄉民看了同學的作業非常感動。有一組同學去調查民雄市場歷史，訪問裡頭的攤商，並且作成折頁，作品完成後，我們同學跟老師回到市場一一感謝商家，也把我們作的折頁送給他們。民雄市場有一百多年歷史，但可能在未來幾年就會被拆遷，因為地方政府要在旁邊原本作為停車場的空地蓋市場，再把原來的市場開始改成停車場和公園。市場搬遷會改變居民的生活習慣，市場內外的攤商也依賴當地生存，然而一旦改變，不但百年市場會不見，許多傳統商家也可能跟著消失。

我們做這些調查其實有兩個目的，一個是希望可以把這些人的故事留下來，讓大家認識市場、認識在地文化、認識勞動者；第二個目的是希望如果有一天因為市場搬遷而有抗爭，這些歷史記憶與訪談是重要的討論基礎，對當地的居民能有幫助。

我剛剛說的大多是在我們計畫裡所規劃的內容，但有更多的工作

不在原本的計畫之內，反而因為和鄉民接觸自然而然地展開。例如，我們突然就參與了學校前大學路上的護樹運動。為什麼會有護樹運動呢？因為地方政府帶來了前瞻計畫，考量大學路上的車禍頻傳，所以要改變道路，把雙安全島改成單安全島，這樣會讓原本在安全島上的黑板樹及芒果樹遭到移除，但芒果樹有百年的歷史，和民眾的情感與記憶連結很深。

之前上課時，我會跟學生談村內芒果樹的歷史，據當地民眾說，日治時期是政府要求居民兩戶為一單位共同栽種，警察進行監控，如果沒做好還會受到處罰，所以這些芒果樹非常有歷史與在地的公共性。有位傳播系的畢業生在媒體地方版當記者，有天他打電話給我：「老師你知不知道芒果樹可能被移掉？」為什麼會被移掉？她說，有位鄉民跟鄉公所反應，大學路的雜草叢這麼多，你們公所都不去清，沒想到公所人員卻回答說：「不用清啊，因為我們過一陣子就要道路重建了。」這位記者知道這項道路規劃，也知道芒果樹將會被移走了，她聽我談過芒果樹的歷史，就跑來問我的意見。我覺得這件事非常離譜，所有的地方建設幾乎全是由上而下，沒有跟社區討論，當地的居民完全都不知道他們百年老樹會被移除，有一天，可能他們睡醒了，突然發現這個從小陪他一起長大的芒果樹不見了，我覺得那是件非常殘忍並且粗暴的事。

當時我回答這位同學：「至少要開個公聽會，找大家進行討論喔！」後來我也在《蘋果日報》上寫了一篇投書談這件事情，文章刊出後，居民及師生才知道這件事，就有民眾跑來找我說：「發生這麼重要的事，地方居然都不知道！」鄉民們在想，應該要做點事才對。我們開始進行討論，思考該如何與縣府溝通？如何抗爭？如何動員村民？後來我們就與鄉民成立了「大學路護樹聯盟」，「重構大學路計畫」也就莫名其妙地進入這場運動，雖然有點突然、有點莫名其妙，但其實我覺得很開心捲入了這一場運動當中。

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如果我們只是要做一個純粹的教育部「計畫」，其實我們不用參與這個運動，因為做這些東西非常、非常麻煩，不會對計畫、對評鑑有什麼幫助。而且，以前在台北進行社會運動其實沒有這麼複雜，真的要去鄉下搞運動所面對複雜的社會關係，會讓你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除了成立護樹聯盟，我們也找交通方面的專家張勝雄老師來跟我們一起討論，還有「民雄學」也用一堂課邀請吳晟來跟鄉民、學生談道路開發與老樹的衝突。

我們與鄉民一起拍攝護樹運動的宣傳片，這些影片很有意思，其中有部影片裡的聲音是村幹事，他某種程度參與了護樹運動，影片裡的聲音就是他透過村內的廣播系統告訴大家老樹可能會被遷移，要大家一起關心這件事。

村幹事基本上是公務員，縣府、公所要移樹，村幹事對於要站出來說話，以及用他的聲音來幫我們做宣傳，他其實是有點擔心和害怕，可是他說他在這裡做村幹事二十幾年，他覺得自己在做對的事情，但對他而言有很大的風險。

我們也開始做一些在地的組織工作，與在地民眾串聯，我們和村民一個一個挨家挨戶地去按門鈴，去跟大家講這件事情，很多人因為我們一家一戶的拜訪才知道「原來政府要做這件事情」，慢慢地開始有越來越多的討論，居民有人贊成、有人反對。縣府也因此開了說明會，縣長及縣府官員也跟護樹聯盟及村民進行兩次的討論，每次大概都談了兩個多小時，雖然最後不是按照我們原本的期望，但也沒有按照縣府的規劃，而是某種的折衷跟妥協。好比一開始老樹根本不知要移到何處，政府完全沒有規劃，後來決定把芒果樹移到村子裡的農路，也依居民的要求埋設管線、制定《嘉義縣老樹保護自治條例》等。

不過，比較有趣的是後續的發展。我的另外一堂課「草根行銷」的同學，他們就因為護樹運動開始做更多的調查，發現原來芒果樹是為

了慶祝日本天皇登基開始種植，我們再去看了一些文史資料，訪問一些耆老，發現當時從雲林一直到台南一帶，省道上幾乎都在種芒果樹，省道其實有一個舊名稱叫「kun-iōng-lōo」（軍用路）或叫「dai-kun-lōo」（大軍路），道路主要的目的是要運送軍事設施。耆老說，在路兩旁種芒果樹，茂密的樹葉可作軍品運輸的遮蔽。我們更多的調查發現，民雄、大林一帶有軍營、彈藥庫，還有神風特攻隊的秘密基地，這些都是我們在原來的計畫中不知道的事。從護樹運動開始，慢慢地捲動，慢慢地發現原來有這麼多有趣的東西。

後來我們也與附近的小學東榮國小合作「戀戀芒果火燒庄——芒果文化節」活動。火燒庄是民雄豐收村的舊名，這個活動是我們和社區發展協會與東榮國小一起舉辦的。我們先把調查獲得的文史資料提供給東榮國小的同學閱讀，活動當天，除了小學及社區的表演，也在舊的芒果路上帶孩子們弄suāinn-á（芒果），去打芒果樹，接著帶同學參訪豐收村的五穀王廟跟百年老宅陳家洋樓，這些都是我們團隊與「民雄學」調查的地點。當天由團隊老師及修課同學負責介紹，最後是請豐收村的媽媽們示範製作芒果青。最重要的是，我們邀請地方耆老一起參與，東榮國小的同學之前已閱讀過我們的文史調查資料，當天他們也帶著問題跟耆老聊天，聊聊過去的村民生活及在地的歷史。甚至，後來我們也開始跟老師們討論，如何把這些資料製作成鄉土教材。這一連串活動也不在計畫的規劃之內，而是因為護樹運動捲動出來的。

結束之後，我們拜訪參與活動的老師，了解老師對活動的看法，其中有位老師的回應讓我們非常感動。她說：「透過這個活動，可以讓他們（指小學生）去探討豐收村的在地文化，對民雄更有感情，除了感情之外，還可以知道在地很多有意義的文物，長大之後，若有機會進行都市改造或是道路拓寬，才會更有在地的情感，而不是說今天基於經濟或是我們路面的問題，就把這個樹移走，移走之後就不是在地文化了。」

我覺得滿有趣的是，雖然自己心裡想在計畫內進行地方的公共參與，可是這不在我們的計畫之內，最後卻是在計畫之外達成了地方的公共參與。這些意外的行動，雖然花了更多的時間，也會更累，但卻真正實踐了大學的社會責任。

另一個也是突然從計畫以外冒出來的活動是我們和在地的七星藥局舉辦老照片展，七星藥局本來就蒐集了很多老照片，他們家一直關心地方文化，也對我們計畫提供很多的協助。幾次討論後，我們決定舉辦老照片展，跟地方民眾徵集照片。因為辦老照片展，我們又認識更多的人，也有人主動把照片拿出來說：「我這裡還有，下次要辦的時候可以再拿來用。」

我們下一期的計畫希望擴大社區參與，也會建立課程學群，邀請更多老師參加，計畫會提供學群課程的相關協助。我們也會開始進行社會基礎調查。如前述，如果大學對社區、在地都不了解，談創生、談社會責任，有時反而像是空中樓閣，不夠接地。

此外，我們會在校外駐點，與七星藥局合作成立「街區辦公室」，擴大關懷民雄的面向，舉辦相關活動，促成社區的公共討論與社會參與。我們同時也會與在地居民籌組民雄的非營利法人組織，偏向是社會行動團體，民雄現在的NGO大多以宗教或教育為主，很少強調公共參與，所謂公共議題性的NGO幾乎沒有，我們最近開始與護樹聯盟的朋友以及運動捲動出來的鄉民們組讀書會，希望以後可以慢慢地發展出來。

最後，還一個有趣的面向值得再多作討論。教育部的USR計畫強調學校要做地方政府的智庫，地方政府也希望學校能夠協助，可是我們的護樹運動到底要與地方政府保持什麼樣的關係？意思是，我們也可以當你的智庫，提供我們的意見，但地方政府也可能不會要我們的「智慧」，覺得我們是與政府唱反調，若是這樣，我們該怎麼處理？該怎麼樣跟地方政府互動？就像護樹運動，我們的想法就跟縣府不同，

究竟怎麼做才好？如果希望政府給我們的計畫補助，我們可能就會對政府輕聲細語，這些幾乎是大學社會責任計畫完全沒有思考的問題，因為一般的計畫不會遇到，或者不去觸碰。這是很有趣的一種關係，讓我非常納悶也覺得有意思。另一方面，計畫和社區的關係又是什麼呢？這其實也是非常麻煩，意思是，社區的生態其實是非常多樣的，當中的派系、利益、社會關係都很複雜。

我們在護樹運動時與縣長溝通，縣長那時候給我們三個選項，其中一個選項就是：退回前瞻，不做大學路的重建。

如果從純粹社會運動的角度來講，我會覺得很爽，若是這樣，我們應該會是全台灣第一個把前瞻計畫退回去的人，可是從社區關係的角度來看，我就不敢這樣子想，因為這社區裡面有人支持要把馬路拓寬，有人覺得不需要，還有人覺得好不容易拿到這一點錢，有這筆錢即使不是重建大學路，還可以拿來做別的建設，退回去什麼都沒有。這其實有著非常複雜的思考跟關係在裡面。所以假設我是一個運動者、行動者，我該怎麼做？我是一個學院的角色，我該怎麼做？不論是運動者或學院教師，都存在在這個關係與框架當中，我們就必須要做更多的思考。

此外，我想再討論的是，在USR中，我們究竟是「計畫人」還是「在地人」？我們到底帶著什麼樣的態度與心態做這件事情？我是一個「計畫人」嗎？我只是在執行一個計畫嗎？它的確是政府的計畫、是教育部的計畫，那如果只是計畫，就完全按照我們的規劃做就好了，所以我也不需要去跟地方有太多的交涉，也不需要太多的往來，按部就班地完成工作就好，可是當你不去進行這些交涉與往來的時候，我剛剛談的那些「意外」就可能不會發生，也可能不會捲動出更多有趣的事。

但是，我們能不能真的成為一個「在地人」呢？或者，學習從「在地人」的角度出發、從「在地人」的角度理解？坦白說，這對許多老師而言是件困難的工作，然而卻是很重要的，這是能否進入社區、得到

鄉民認同的基本條件。我到中正大學教書沒多久後就把戶籍遷到那裡，所以，我每次出去跟大家溝通的時候，我就說：「我是中正大學老師！我的戶籍在三興村！」當鄉民聽到這些「身份」時，就比較不會覺得你是一個外來的人，因為至少你是認同這個地方，所以把戶口遷到這個地方。其實我覺得對於絕大多數的老師來講，這是困難的、甚至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不是一定要做到這樣呢？我也不曉得。我們未必真的要把戶籍遷到當地，但是，我們至少在心態上要成為「在地人」而不單是「計畫人」，否則，計畫結束，一切就結束了。